

风/华/时/代○丛书

暴徒

BAGU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恶性爆炸事故
孰是孰非 苍天作证

杨耀峰○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风华时代丛书：2

报 复

杨耀峰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复/杨耀峰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10
(风华时代丛书: 2)

ISBN 978 - 7 - 80680 - 652 - 4

I. 报…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3958 号

报 复

作 者 杨耀峰 著

责任编辑 党晓斌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版式设计 江光雄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60 毫米 1/16

插 页 4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652 - 4

总 定 价 115.8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精神病医生.....	1
第二章 信贷员杜地.....	4
第三章 青山大师.....	8
第四章 县长江如海.....	11
第五章 分岐.....	16
第六章 县委书记车伦.....	19
第七章 吴小玉.....	22
第八章 喜欢佛事的农业局长牟天.....	27
第九章 杜地的妻子小黛.....	31
第十章 艾贝的妻子景云飞.....	35
第十一章 公路遭到损坏的根子在什么地方.....	38
第十二章 并非新鲜的创意.....	41
第十三章 江如海的调研活动.....	44
第十四章 杜地向法院经济庭调查企业破产案.....	47
第十五章 轰轰烈烈的市场与杜岗.....	51
第十六章 美丽的吴小玉救灾.....	53
第十七章 一首诗与直面现实.....	55
第十八章 铁狗.....	61
第十九章 各有心思.....	67
第二十章 县委副书记淡实.....	71
第二十一章 牟天患了精神病.....	75
第二十二章 难以调和的斗争.....	78
第二十三章 绑匪劫持人质.....	82
第二十四章 如潮涌动的气功.....	86
第二十五章 尴尬种种.....	90
第二十六章 对现实的一种阐述.....	93
第二十七章 车伦.....	97

第二十八章 江如海	100
第二十九章 淡实	102
第三十章 汉代铜镜的魅力	105
第三十一章 杜岗与陈虹	107
第三十二章 黄鼠狼流水生产线	110
第三十三章 景云飞出家与杜岗受审	112
第三十四章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117
第三十五章 常委扩大会	120
第三十六章 车伦的内心独白	125
第三十七章 杜地的又一首诗	128
第三十八章 意识里的战争	130
第三十九章 得意忘形的说客	133
第四十章 一封揭发信和洪水鱼的招数	136
第四十一章 昏黄的街灯	138
第四十二章 车伦与原县长宗铸栋	145
第四十三章 路障	148
第四十四章 探 宝	151
第四十五章 交 易	156
第四十六章 宗铸栋要把儿子告上法庭	160
第四十七章 决 策	164
第四十八章 县纪检委的谈话	167
第四十九章 木旺生火	171
第五十章 江如海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	174
第五十一章 妥 协	177
第五十二章 宗铸栋最后的日子	180
第五十三章 杜地给艾贝写的一篇文章	184
第五十四章 戴镣铐的舞蹈	187
第五十五章 狂犬病	190
第五十六章 神圣的诗作遭到玷污	193
第五十七章 爆炸就要在白天发生	195
第五十八章 不是结尾的结尾	201

第一章 一个精神病医生

千乔县是一座老城，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隋代开始设县。1400 多年来，不管历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不管朝代更迭了多少次，县城的位置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也只是地理位置稍稍的不同罢了。当然了，与历史上的县城不同的还有城廓，历史上县城四周建有厚厚的城墙。可这些城墙到了解放后就随着县城的扩展而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千乔县七八十的老人说起过去的千乔县城时，总会叹息一声说，昔日的县城是多么的壮观啊！现在这壮观的城墙也只是残留在他们的记忆里了。

城墙虽然没有了，但老城仍然是老城。老城的天还是过去的天，老城的地还是过去的地，老城的人们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老城的土地里，老城的树木里，老城的山川河谷里，老城的每一块石头与沙子里，都融入了人们留下的信息。老城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信息里，又在创造着不同的信息……

现在，我们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在千乔县，在金岭市，艾贝的名气如日中天，艾贝的名字如六月天头顶的响雷，喀嚓的响，放射着万丈光芒，霞光迸射直冲牛斗之虚令浩瀚星汉顿失风骚只识眨眼看人间；随随便便在街头找一个屎屁眼娃娃一问也知道艾贝是干什么的。艾贝是干什么的？艾贝是人间迄今我知道的最伟大的精神病医生，是勾魂摄魄的天医圣手。是一个在险恶江湖行走但却屡试屡爽的医坛怪杰。是一个现实与虚幻的双面人。是一个能给蚂蚁绾笼头能与虎谋皮的人尖儿。那年，艾贝祖传的中医治疗精神病的秘方忽然一夜之间走俏，艾贝用中草药和玉米面粉加水与蜂蜜制作的红药丸一下子价值猛增，一副几块钱的草药可以卖到三四千元的大价，服了这些红丸丸药的几十个、上百个精神病人脑子一时清醒了起来，似乎是恢复了健康。一时间，艾贝和他炮制的红药丸名声大振，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县城旅馆人满为患。从天南海北寄给艾贝的信件令邮局职工大为头疼，邮包里装不下就让艾贝派人来取。艾贝乐得屁颠屁颠，骑一辆除铃不响其他地方都响的车子去邮电局取信，回来就在门诊部拆阅，每每看到有对他的医术进行赞扬的就大声念了起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小小的个子像装了弹簧一样跳动，又像一个橡皮娃娃在发条的驱使下进行表演。饮水就要思源，收获桃子时就要想到挑水浇灌的人，这个挑水者就是文坛大腕贾石头，文坛大腕贾石头伏于卧室凝神用气心无二骛气沉丹田用如椽巨笔在报屁股上为艾贝写了一篇千字文章，文中称艾贝给他的亲戚朋友看好了癫痫与精神病，竟使全国的几十家报纸都作了转载。由于文坛大腕贾石头的大名在空气中回响了几十年时间而且还在不停地回响下去。由于文坛大腕贾石头是文坛上空的太阳照在哪里哪里亮，与博尔赫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索尔仁尼琴这些异国的太阳争相辉映，现在这颗太阳一下子聚焦于艾贝，艾贝一下子就全身霞光万道，名声一下子从潼关之内传到潼关以外。而文坛大腕贾石头只所以为艾贝写文章，却因为艾贝是他的崇拜者、迷恋者。艾贝第一次随同友人会晤贾石头时心情惴惴不安如白日出穴的灰老鼠，一双晶亮的眼睛滴溜溜地盯着贾石头，不松一口气子，这情形令贾石头心中大为不快，但又不好言表，毕竟两人不熟悉，也不知这人爱吃南药还是爱吃北药，晚上睡觉爱打呼噜还是爱咬

牙放屁说胡话。友人这时候却介绍起了艾贝，说艾贝是贾石头的最虔诚的崇拜者，说艾贝能背下贾石头的大部分的作品。贾石头扭头看了看艾贝，艾贝晶亮如火的眼睛陡地亮了一下，从中闪烁出灼灼的光焰。贾石头说：“你都能背我的什么作品？”艾贝听到贾石头的声音如同听到天籁之声，他笑了笑，说：“我能把你的《欲城》的后记背下来。”《欲城》是贾石头在全国引起争议的一部长篇小说。这篇小说让贾石头蒙受了人世最大的屈辱与不理解。她是贾石头心里的奥吉亚斯牛圈。是一块卡在喉咙的欲吐不能欲咽不能的鱼刺。就是因为《欲城》，贾石头被人们在下面骂成了诲淫诲盗的角儿。而全国的大多数不法书商也通过盗印该书大发其财。围绕着该书，全国的评论家们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支持的人虽然在报上说贾氏的作品写出了当代人的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但他们的底气却给人感觉不足。有一种做了亏心事的样子。反对的人却是不可一世，把什么脏水也给作者头上泼洒……贾石头扭头问艾贝：“真的？”艾贝没有再说什么，而是紧紧地盯着贾石头的眼睛，唯恐露了他眼里的意思。艾贝背了起来：“《欲城》是我的宿命。是我人生的一个变数。是将会把我引入万劫不复的魔鬼。那一年的深秋，当我把最后一个句子写在纸上时，我伏在桌子上放声大哭。我的哭声如嘹亮的号角，吹响在这块古老大地的上空……”

客厅里光线暗淡如梦，人影模模糊糊，窗外树影摇曳不定，光影斑斓多姿。西南城墙头上有人在吹坝，幽幽的声音从那些凹字或凸字形的城堞上传了出来，在空气中洒落，飘零，又渐渐被空气中的尘埃吸空。远处马路上忽然有车辆“吱”地狠狠地刹了一下闸，一个女人尖厉的叫声石破天惊响了起来，但这声音却又很快淹没在南二环路无以计数的车辆引擎的阵阵轰鸣声中。然而这些都没有影响到艾贝的背诵。艾贝的背诵是一个世纪里的大事，是艾贝人生的里程碑。艾贝恍然记得在一千年前的一个日子，苏东坡在凤翔府任知府，他就曾经在苏东坡新修的东湖里当面背诵过他的诗词。他依稀记得他背的是苏东坡的《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但那时他是一个混饭吃的落魄秀才，身无分文，只能向苏东坡乞讨一口饭，所以他把背诵他的诗词当作进见的敲门砖。他果然得到了苏东坡的赏识，被授予一个司隶衙役的角色，从此有了一口饭吃。现在艾贝不想重蹈千年前的覆辙，他要在贾石头身上创造商品社会最伟大最奇特的无中生有的不需摊分文钱但却能创造出成百万千万的经济效益的广告效应。艾贝沉浸于背诵的忘我境界里如醉如痴，艾贝的背诵雾起云飞，惊涛拍岸，鸟语花香，蜂飞蝶舞。贾石头的卧室成了艾贝的共鸣音箱，朗朗书声萦绕，冲撞，扭结，变形，形成的冲击波让贾石头忽然就觉得自己成了柳三变，身边的声音就是众多妓女在传唱他为她们作的词曲。当艾贝背到一半的时候，贾石头摇摇手示意他停下，说：“不用背了，你的记忆力让我大吃一惊。”贾石头对他刮目相看，从此两人遂成为知己，几乎无话不谈，相见恨晚让他们觉得人生如梦，觉得人生寻一知己太难。有关他们相交的故事很快就在媒体上传了出来，一时竟炒得纷纷扬扬。这就又反倒回来提高了艾贝的知名度。

艾贝虽然行医，却也酷爱文学，脑子里装得下上千首唐诗宋词元杂剧，只要一提起某人作品，无不朗朗成诵，让人叹为观止。艾贝的记忆力被千乔县中学一位校长看上，遂请他去校院向学生作报告，谈如何提高记忆力，这是令教师和莘莘学子备感兴趣的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莘莘学子们虔诚笃敬，人人手里拿一个笔记本，作记录状，这情形令艾贝大喜过望，他稳稳走上主席台，双手作拄状直抵讲桌，却又稳稳坐下，双目炯炯如电钨灯，直射台下的学生；他的眼睛也许太明亮了，让台下的漂亮女生有点不好意思抬起头看他。而只把目光对着他的手指。他们发现艾贝并没有拿什么讲义一类的资料，而是只在面前摆放着一张小纸片儿。有个女生胆子大，走上前去看那是什么，艾贝笑着拿给他看，竟是几条提纲。这情形令女生吃惊。艾贝开讲前忽然卖了个关子，艾贝忽地站了起来，大声说：“同学们，今天晚上，在咱们学校放映电影《安娜·卡列妮娜》……”下面的同学一愣，眼睛一下子睁得奇大，就连主席台上就坐的学校领导也是一愣，因为他们从未安排放映这部影

片。就在领导与学生们面面相觑时，艾贝又说：“假设今晚上在咱们学校放映这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影片，那么同学们记得列夫·托尔斯泰这部世界名著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下面同学们轰地笑了，笑声如同海涛在学校的大礼堂回响。同学们为艾贝的幽默而倾倒。艾贝大声问：“哪个同学记得请举手？”会场一下子静了来，有个女生举起了手：“我记得。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艾贝的身子往上一耸，双手向空中一挥，大声说：“回答的好，一百分（笑声）。同学们，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主题：记忆。”接下来，艾贝侃侃而谈，一会儿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里的诗词，一会儿又喋喋不休地背诵唐诗宋词元杂剧，直背得天花乱坠，直背得日月无光，艾贝超常的记忆力让一个学校的学生大为惊讶，目光直直地瞪着他如同看一个天外来客，崇敬如同天空的云彩写在他们年轻幼稚的脸上，有几个生性风流的女生甚至生出了一种大胆而又荒唐的举动：如果艾贝和她们调情，她们甘愿以身相许，这样她们也就有了和名人接触的经历，这样她们的一生也就显出了某些绚丽的风景。她们在艾贝的背诵中作着美丽的玫瑰色的梦幻。

艾贝在背诵中间不时地信手拈来夹有中外名人有关如何提高记忆力的论断，以及他们惊人记忆力的故事。艾贝把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搞得浓浓的如同酪酒，向外喷着一股诱人的气味。艾贝还不时地插科打诨，说几个风趣幽默的故事。艾贝说起现在的学生不好好读书，因为他们忘了生活的艰辛。因为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养尊处优。养尊处优的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学习无动力。“可是同学们啊，你们到啥时候都不要忘了劳动人民，我现在背诵一首诗，你们就知道生活的艰辛了。这诗是吴嘉纪写的，题目是《卖盐翁》：

白头灶户低草房，
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
偷闲一刻是乘凉。

同学们，卖盐翁乘凉是到烈日里，你们想想你们坐在教室里是多么的幸福呀！？”

有同学问：“艾老师，请问你的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好？”艾贝说：“与遗传有点关系，但主要是兴趣与爱好，是后天的努力与奋斗。”但一直到最后，艾贝也没有讲到多少提高记忆力的秘诀，但艾贝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弹簧样乱跳嘴角白沫乱飞的形象还是感动了那些年轻漂亮的学子们，他们为他鼓掌，为他在脸上堆出灿烂的笑容。

艾贝治疗精神病的祖传秘方吃香的时候，天南海北的祖传秘方也如雨后天春笋一般一拥而上，传统医学加祖传秘方治肝病、眼病、皮肤病、性病、男女不孕症、偏瘫、脑积水、耳膜穿孔、各种癌症的电视广告铺天盖地而来，让人们心中顿生疑惑，好像中国人一夜之间全都患上了不治之症。但艾贝却没有上过电视广告，他在行医中发现了一个奇怪但又并不奇怪的现象：患精神病的大都是官宦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以女性为多。艾贝从此注意结交省地市县各级官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他们发展关系，竟渐渐熟稔起来，艾贝给他们的子女治病，他们身居高位，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有人知道他们的子女患有精神病，所以他们首要的一条要艾贝给他们保密，艾贝当然答应，心中窃喜，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他们的隐私与他们家庭的核心机密。他们有权有钱，车接车送，艾贝身价倍增，但收费却不从手软，老百姓是每个病人一个疗程三个月收 3000 元，当官的一律收 5000 元。市长老唐打发车子接来了艾贝给女儿看病，付了 5000 元，艾贝给他开具发票，市长老唐说：“艾医生，开上 10000 元。”艾贝心中一惊，抬头看市长老唐，他神色平静，无事人一般。艾贝越发吃惊，却还是照办了。市长老唐主管全市的工矿企业，威重权高，随便报销几万元还不是小事一桩。

第二章 信贷员杜地

经济开始吃紧，各级都喊财政紧张，教师工资拖欠几个月甚至一年几年的现象比比皆是；工厂破产，职工下岗，舆论开始报导下岗职工艰苦创业成功的典型，引导方向。每天晚上电视新闻里都有大段大段的报导在说某某地方某某人创业成功，有了多少万元的存款，招收了多少下岗职工再就业。但小城依然是一副温腾水的样子。工人早就有成百成千的下岗了，却没有谁在再就业上有什么大的成就，而且下岗的工人尤其是下岗的女工竟然连一分钱的生活费也拿不到。但是没有谁站出来为自己的利益说上一句话，也没有谁站出来去找有关部门交涉一下。工人们觉得下岗了不拿工资和报酬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小城的人们总是显出了一副温良恭俭让的顺民样子，让人们觉得他们真是得了老子和庄子的真谛了。忽然一夜之间，小城的棉织厂、机械厂、轻工厂、化工厂、西星汽车公司、综合公司、烟酒公司等企业宣布破产，银行叫苦不迭，可又无能为力，有人计算了一下，仅仅几天时间，就使几家银行损失了一亿元人民币。那都是贷款，大都是烂账。有的已经贷了十几年了，有的在贷的那一天就出现了问题，现在提出来破产似乎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可银行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银行的资金来源是人民的储蓄存款，也就是说人民的储蓄存款过去一分钱是一分钱，现在则一分钱变得没有一分钱了，但人民并没有觉得自己口袋里的钱少了，国家的商业银行并不需要向人民公布他们的资金收益情况，他们的经营状况向社会保密，人民谁也不知道国家的商业银行是赚了还是亏了。就是银行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心痛企业的破产，银行再损失也与他们关系不大。这就是大锅饭的好处。似乎没有银行职工会为此事儿痛苦的，是的，痛苦什么呢？难道他银行会给你少发工资不成？但却有一个信贷员为此大声叫苦，他是千乔县工商银行的信贷员杜地。这个 36 岁的年青人参加银行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他几乎干遍了银行的所有工作，储蓄、出纳、会计、打字、门卫、秘书。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在银行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着，但不知为什么，银行不论多大的官儿都要与他过不去，都要拿他来表现自己的领导艺术与水平。银行那怕是当狗腿子的司机都可以在精神上蔑视他。他似乎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一副忧国忧民、心系天下、万般痛苦凝为一副愁肠百结的耶稣受难的样子。他沉溺于自己的信贷工作煌煌大千世界与他咫尺天涯。他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众多破产的企业当中，西星汽车公司的破产内有猫腻，破得蹊跷，破得不明不白，在破产前经理洪水鱼抽逃了大量资金与产品。杜地前去调查，乘车来到西星汽车公司，他记得十多天前该公司有二十辆西星牌小车已经装配完毕，可是这次去时却没有一辆，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账面上也没有反映销售的记载。破产前企业帐面上尚有 1200 万元的存款，可现在这存款也不知去向。他问洪水鱼那些车子去了哪里，洪水鱼打着哈哈，说：“没有什么车子啊。”杜地大怒：“你们这样日鬼弄棒槌是要受信贷纪律制裁的。不要说你们破产了就再没有什么责任了，好像从此以后你们就再不与银行来往似的。天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洪水鱼睁着一双死鱼样的泡儿眼，脸上油渍看上去就像一个卖了几百年猪肉的屠夫。他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杜地，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地磕碰出一些沉闷的声音：“杜地，你太执着了，现在都是啥时候了，你还那么不懂世情，怪不得你们单位的头儿对你不感冒。听老兄一句话吧，银行是国家的，国家是 13 亿人的，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又何必呢？就是我不破产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那些资金能装到你的腰包里去？好啦，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你来了就住到我们单位的宾馆里，你要哪个小姐就让那个小姐陪你，所有的帐都记在公司的帐上，不用花你的一分钱怎么样？”杜地说：“玩

不玩那是我的事，你现在的的问题是赶快把那些车子给我追回来，把那 1200 万元的去向给我说清，不要以为我们银行没有办法，我们有的是办法，如果你想把归还外债的车辆再抽逃了，小心全县的人民起来把你的皮腾了，我先警告你一下。而且你的好多贷款手续都是怎么办的你心中有数，要是你在里边胡日鬼，小心有人把你的底都抖落出来。”洪水鱼打着哈哈说：“不要那样，咱们毕竟还交往了一场，难道就连那点感情也没有了？”

洪水鱼是千乔县有名的农民企业家。他创业时间不长，但发展却非常快，起初只是一个搞建筑的小包工头，后来与王镇粮站合作搞面粉加工。再后来独自一人把面粉厂盘了过来，又贷了款子创办了西星公司，专门生产西星小汽车，名气逐渐大了起来。但就在洪水鱼的企业如日中天、兴兴向荣的时候，石破天惊，他却宣布企业破产了。这样，洪水鱼的发家史就成了千乔县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于他如何发家与如何破产的津津乐道，但又莫衷一是。这无形中使洪水鱼的身上有了某种神秘的气味。

西星公司离县城有五十里地，西星公司在王镇上新建了一座豪华的大酒店，起名海王星大酒店。海王星大酒店由洪水鱼的妻子吴小玉经营。后来洪水鱼与吴小玉离婚了，洪水鱼把海王星大酒店送给了吴小玉。杜地多次到大酒店去吃饭，认识了里边的几个小姐，其中有一个叫陈虹的具说是全县第一号美人，她有几次和杜地跳舞，暗送秋波，暗示杜地可以和他上床，但是杜地都以种种理由予以回绝，杜地并不是那种谦谦君子，也不是多么洁身自好，他一看到陈虹就会想到洪水鱼睡在她身上的情景，一想到那情景，杜地心里就会作呕，他虽然还想把这种感觉用理智的力量压下去，但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太可笑：陈虹与他有什么关系？自己何必在心里耿耿于怀呢？现在杜地又来到这家大酒店，他心情悒郁不乐，吴小玉没有出现，倒是陈虹看见他来了就走了过来招呼他，软声软语地说：“杜地跳舞吧。”杜地看了她一眼，说：“吴小玉呢？”陈虹低声说：“你不知道？我们老板病了。”杜地说：“什么病？”陈虹说：“精神病。晚上睡不着，后来就出现了众多的幻觉，幻听、幻视，脑海里成天跑马灯一样乱得一锅粥。”杜地说：“怎么得的这病？”陈虹说：“洪水鱼与她离婚了，她想不通，就得了病。”杜地不禁叹了一口气：“唉，现在有了钱的男人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停了一下，又说：“那么你现在成了经理了？”陈虹说：“临时负责的。”

杜地站起来和她跳舞，陈虹的身上头发上散发出一股好闻的味儿，那是名贵香水的味儿，但是杜地却对那味儿不感兴趣，他的思绪还沉浸在西星公司那二十辆小车与 1200 万元里不能自拔。那车子是破产企业西星公司归还银行与基金会贷款的车子……他的脸上有一种晦气，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忧愁。陈虹有点担心地看着他，小声说：“杜地，你心中有事？”杜地苦笑了一下，说：“我把情绪带到舞厅里来了，真是太不该了。”他与陈虹跳舞，陈虹秀气苗条的身子在他的脸前晃荡，陈虹娇好的面庞在他的脸前晃荡，陈虹美丽的大眼睛在他的脸前晃荡。他的心里开始出现了微微的波澜，温温热热的，他的手心里开始出汗了，陈虹望着他，脸上洇出了红晕，淡淡的，仿佛胭脂在水里晕染。他有点把握不住，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眼睛里仿佛有大火要烧起来，陈虹的眼里也有了明亮的东西在扩散。

可是忽然杜地心中一闪，一道白光照亮了他大脑的屏幕，他想何不在陈虹这里进行调查呢？他在旋转中悄声问陈虹洪水鱼把那二十辆车子弄到哪里去了？陈虹警觉地向周围一瞥，眼里有一种恐怖的神色在弥漫，她趴在杜地的耳根处悄声说：“杜地你不要再管这事了。”杜地问为什么？陈虹正要说什么，这时候，一个黑脸大胖子傲慢地走到陈虹跟前，一把扯过她：“陈小姐，我想请你表演脱衣舞，只要你把全身脱得一丝不挂，我这里的 5000 元就都归你所有，怎么样？”他从小皮包里抽出一沓子硬铮铮的百元大钞在陈虹眼前晃动着，仿佛那是诱哄猴子钻圈子的一个诱饵。陈虹默默地看了杜地一眼，满脸的委屈，忽然大声说：“洪水鳖，你太过分了！你这样搞你哥知道吗？是他让你这样胡搞的吗？”杜地不由得大怒，大声说：“你要干什么？没有看见我们正在跳舞吗？”大胖子向身后招了招手，立即上来了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他们只几下拳脚，杜地就躺在地板上，杜地在躺下去时听见了陈虹惊乍乍

的叫声。陈虹叫来了洪水鱼，洪水鱼把黑脸汉子训了一顿，“没有看见他是我的客人吗？你们眼睛瞎了些还有个圈圈子么？”他扶杜地站了起来，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杜地用纸擦着脸上鼻子上的血，红着眼睛狠狠地说：“黑脸汉子是你什么人？你是不是派他们来打我的？”洪水鱼又连连笑说：“杜地同志，你说的是哪里话嘛？我怎么敢与你们工商银行的人作对？我是感谢还来不及呢，可能是误会了。舞场上这类事儿多的是，男人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的事太正常不过了。不过还好，没有伤着什么。我现在就让车子把你送回去，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我让黑脸汉子给你赔情道歉。”他大声朝那个黑脸汉子喊道：“水鳖，你还不快过来给杜地赔礼道歉还愣着干什么？杜地可是我的恩人哩。”那个叫水鳖的汉子身子硬硬地走了过来，向杜地说：“对不起。不认识你。”杜地狠狠地说：“你娃迟早要招祸。别说你哥有钱你就可以横行天下。”甩手而走。

杜地鼻青脸肿地回到单位，先向行长丁大光汇报了西星汽车公司偷逃产品与资金的事。丁大光望着杜地，眼里有一丝冷蔑在生长。他坐在高靠背皮转椅里，一会儿把身子转向左边，一会儿又把身子转向右边，高昂着头颅，说：“你这是什么形象？工商银行的职工就是你这副尊容？”杜地说：“丁行长，洪水鱼把二十辆西星牌车子偷偷地转运出去，厂里已经找不见了。再者，我记得西星汽车公司破产前帐面上有 1200 多万元的资金，可是这部分资现在也不知去向。我进行调查，可洪水鱼却说不知道。我怀疑这里边有鬼。”

丁大光忽然嘿嘿地冷笑了一声，从皮转椅上走下来站在杜地面前，盯住他的眼睛，狠狠地说：“杜地，我告诉你，别月亮地屎把自己照了个大。企业破产是县委与县政府做出的决定，不是我丁大光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他洪水鱼一个人的事。更不是你杜地的事。这是大气候，明白吗？你说洪水鱼抽逃资金、转移产品，可在西星汽车公司破产前县法院与县经委财政局县税务局还有我们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信用联社一起进行了清产核资，当时这些单位并没有提出西星公司有这些车子与资金的事，就是现在这些单位之中也没有一家提出来，你逞什么能？！”

杜地大声说：“丁行长，可是这是事实呀！也许清产时洪水鱼隐晦了真实的情况，现在他看企业的清产核资与破产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才又赶紧出来把没有被我们清到的产品与资金抽逃了。我现在觉得奇怪的是，洪水鱼的帐户在破产前已经冻结了，他又是怎么把钱转移出去的？这里边肯定有鬼。丁行长你不能不管。你是行长，你有责任有义务管这事儿……”

没有想到丁大光勃然大怒，指着杜地鼻子咆哮如雷：“杜地，我不用你来指挥。你私自一人去西星公司调查，你给谁说过？你去舞厅为一个舞女与别人争风吃醋，被人打了，你不知羞耻，我还感到羞耻呢？我老实告诉你，你的行为支行要开会研究，要给你给处分，我们支行不能容忍一个品行不端的人破坏我们支行的形象。”

仿佛一记闷棍，杜地的脑袋一下子发懵了。他忽然放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凄厉、恐怖、狰狞，让人毛骨悚然。丁大光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脸色也一下子变了。大概正是杜地的可怖的笑声，丁大光在后来并没有给杜地给处分。但丁大光还是觉得解气，因为有人替他打了杜地。有人教训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他曾就杜地的问题向市行的行长王黑狗请示过，王黑狗让丁大光想办法把杜地调出银行。王黑狗说杜地是工商银行不得安宁的根源。杜地永远也不会知道王黑狗为什么会对自己这样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杜地也不会知道丁大光为什么要对自己进行惨无人道地迫害。世上有些事永远是个谜。有些人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也不会明白其中的原因。

杜地目光绝望地踉跄回到家里，父亲刚好来了，父亲和妻子小黛看见他鼻青面肿的样子大吃一惊，他没有说是在舞厅挨的打，他说在查帐时与企业发生了争执，企业里的人把他打了。父亲生气地说：“我估摸着你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与人家不相让，可你在人家的地盘子上，你不让步人家就要打你了。对不对？”杜地说：“这不是让不让步的事，这是一场看不

见硝烟的战争，我是一个侦察兵，中了敌人的埋伏了。踩中了地雷，我没有办法躲避，所以才挨了打，好了，这事儿不要说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小黛眼泪汪汪，说：“你在单位心情不舒畅，跑出去又挨打，还不是为了国家的事，可是单位里那些领导谁管你挨了打的事？没有人的。你是白白地挨了打了。”小黛问杜地：“你给丁行长汇报了？”杜地说：“狗日的不是人，我向他汇报，他看到我脸上身上的伤了，竟然没有一句安慰的话，相反还倒回来训我。你说他有没有一点人气？我怀疑他与洪水鱼狗日的暗中有勾结。说不定洪水鱼最近的抽逃事儿就是他给安排的。”父亲叹了一口气，“我看你是中了邪了，”父亲说，“县城来了一个大气功师，听说是哪个名山上下来的和尚，手上功夫厉害得很，我在家里也听到，说他把天上的云拨开让太阳照下来。要不今年地里的小麦说不定会全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我还听到有人说这人会撒豆成兵，有千里眼，顺风耳，会穿墙入室。会隐身法，会地遁。会搬运工。如果他没有钱了，做一个法就会把银行的票子搬到他家里。而且人们还发现不了。这人是奇人。也是个能人。让他给你看看，驱驱邪。”小黛看了一眼公公，说：“有什么邪？还不是自个儿折腾出了事。你遇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还有没有人打你？叫我说呀，那是咎由自取。”杜地说：“我有什么邪？没有的。心正不怕邪。心正没有邪。不过这位大师我倒想见见，看他到底有什么真功夫？”

第三章 青山大师

回过头来看，现在的气功盛行仍然源于几年前的气功潮。那时候，各种各样的气功风靡全国，柯云路的《大气功师》和《新世纪》热销全国，柯云路已经修炼得功得圆满，正在破译更为高级和隐秘的生命现象，企图给芸芸众生指出一条人间正道。道家龙门派大师闫新正在云游香港，时间不久，全国到处就有人在传播闫新的遗闻趣事：港人请他作带功报告，那天香港阴云密布，雷声阵阵，表演大厅座无虚席，台下几千双目光齐刷刷对准闫新，闫新有点惶遽，但旋即就又镇静下来，他默默念动一个咒语，在意识里施加一个能量，倏地在台上消失。在众人的惊讶中间，他的身影却又突然出现在听众中间，让那些从未见过他有此特异功能的观众开了一回眼界。观众先是愣了一下，突然之间就掌声大作，势如暴风骤雨，还有人大声呼喊起来，喊声如霹雳闪电在大厅里回荡。在观众的狂呼乱喊中间，闫新的身影又出现在主席台上，他开始作带功表演，可奇怪，他的心绪现在却烦乱不堪，意识里不是一片清明，而是一片浑浊。他内心一慌，默默让自己把天目打开。他吃了一惊，大脑的屏幕上出现了几个面目狰狞、口里念念有词的汉子。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对手，这场带功表演无论如何是表演不下去了。他站起来，让观众睁开眼睛，说：“今天因为阴气太重，带功表演无法进行下去，改日进行。”观众席上出现了喝倒彩的口哨声和阵阵的嘘气声，还有人站起来大声叫骂，大厅里一时乱哄哄的。在这乱哄哄的气氛中，闫新灰溜溜地搭乘班机回到了北京。为了消除香港之行所带来的耻辱，闫新又在首都某科研单位作带功表演，这次闫新大获成功，强烈的气场使在场的几千名观众在一瞬间感到时空发生了变化，心灵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

就在闫新在首都表演气功几年以后，在杜地生活的这个小城里，龙门山著名的青山大师悄没声息地出现了。

青山大师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小城里的，小城里的人谁也不清楚。人们只记得一天在县城的大街上发现一个暴眼、枣红脸膛的汉子。他气度不凡，双眸如炽，脚步如飞，旁若无人地穿行于小城的大街小巷里。他肩上背着一个黑色的包儿，里边鼓鼓地装着什么。他走过时人们都要停下打量他，但是他目不斜视。却又突然开口吟了起来：

“大海虽一众流归
是天皆一星辰密。
大地是一载万类，
秤砣为一压千斤。
大鹏飞一九万里，
虚空唯一森罗具。
……”

旁边有人大声问：“和尚，你说什么呀？咕噜咕噜的，不会讲明白一点吗？”

青山大师就哈哈大笑，朗声说道：

“人生在世间，
三心生不断。
不是想昨天，

就是思眼前，
要么虑明天。
一、二、三，生不完。
一年又一年，
世世代代欲爱缠，
常分心宝不息缘。
受此贪饕尔怨谁，
生生死死轮回转。
旁边的人就又说：“你越说我们越糊涂了。”
青山大师接口说：
“人生难糊涂，
聪明误大事。
息心忘掉虑，
你才就是你。”

青山大师来到小城不久，忽然天低云暗，阴雨连绵，大地上植物腐烂的气息不绝如缕，老百姓和政府官员望着浸在水里开始发黑发霉长芽的小麦唉声叹气，神情萎顿、沮丧。可天气预报还在报告连阴雨的消息，有人大骂老天爷被人用油水贿赂得肚子坏了，不停地拉稀。几个平时爱请龙王爷降雨的老头子想到了滞留在小城的龙门派青山大师，就出面请他为小城人们作点好事，想方设法把头顶的乌云驱散。青山大师仰头观天，半日不语，却又掐指细算，口里念念有词，半晌方才答应：“好吧，我为小城作作拨云驱雨大法。”当即净手、沐浴、更衣、焚香烧纸，手擎一把五尺长桃木宝剑，宝剑上红缨飘飘，寒光闪闪，青山大师冒雨信步而行，闻讯者尾随其后，一公里长的街道上，人越来越多，滚雪球一样滚出一个庞大的轰轰烈烈的队伍。

这其中就有吴小玉，她这天刚好到县城找医生看病，她的病一阵子好一阵子坏，看见这么多的人跟着一个手擎桃木剑的暴眼男子，她觉得有趣，竟然跟在他的身后呵呵笑着唱着跳着，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青山大师扭头看了她一眼，脚步稍稍放慢了，等她走到跟前时，在她耳边悄声说了一句什么，吴小玉竟然点了点头，站在那里不走了，如同一个石雕。青山大师就又放开脚步向前走去，不再理会这个女人。他一眼看出她有病，而且病得不轻。青山大师径直来到县城的体育场，那是县上几个民间的部门为他准备的作法的地方，它类似于诸葛亮作法的祭坛，在体育场高高的四方形看台顶上，青山大师望着脚下黑压压的人头，目光里却看见的是一河滩的石子在阳光下晃眼。青山大师在心里替这些人羞愧：他们完全把他当成神了。而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当然需要有人替他作广告；他越是神奇就越是具有商业价值，越是具有商业价值越是有钱。而他下山的最终就是为了聚敛钱财，舍此别无他图。忽然青山大师仰天长啸，舞动身姿，手中的桃木宝剑左刺三下，右刺三下，上刺三下，下刺三下，但见雨影中红缨飘飘，剑光闪闪，雨滴纷纷，约摸有二十分钟后，青山大师忽然又盘脚打坐在看台上，双目微阖，纹丝不动，如同入定一般。现场一片静穆，没有人声，没有笑语，也没有窃窃私议。人们完全沉浸在一片被青山大师营造出的气氛中而不能自拔。许多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眼前出现了披头散发祭东风的诸葛亮。他们觉得青山大师现在就是诸葛孔明。他们觉得历史一下子倒退到一千七百年前，群雄并起，硝烟弥漫，三国争雄，中华大地一片刀光剑影。有一个大概是主事的白脸汉子走上台去询问什么，旋即走下台去，立即对大家说：“刚刚大师说了，他已经作毕了法，过一段时间，云散日出，雨过天晴。”有人问过一段时间是多长。主事人说过一段时间就是过一段时间。你们大家盯住手表看看吧。于是众人都把目光对准了腕上的手表。但也有人满眼疑惑，还有人把目光对准天空，看上边天空的变化。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都

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好像宇宙凝固了似的。终于在一个小时后，人们发出一声惊呼：“啊！”雨住了，天晴了。果然在人们头顶的天幕上，刚刚还是浓云笼罩的天空，现在那云层上出现了缝隙，有亮亮的阳光箭簇一样射了出来。人们欢呼雀跃，再用目光寻找青山大师时，他已不见踪影。人们越发惊讶和纳闷：青山大师被人们十层八层地围着，他怎么会消失呢？而只有青山大师知道他是趁别人不注意时偷偷从看台背后溜走的。他捏着一把汗搞了这次拨云驱雨大法，但实际上他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当然他也不是没有一点把握，他已经从风向上判断出天气会有一个变化。他判断天气这几天放晴是迟早的事。

青山大师从体育场潜行回来走到大街上，看见那个穿戴整齐的女人还在那里傻愣愣地站着，身边围着一群人哈哈地笑着戏弄她，一个青年人伸出人在她的脸蛋上捏了捏，说：“好心疼呀。怎么样，跟上大哥走，大哥让你幸福一下子，怎么样？”身边的人就淫猥地笑了起来。青山大师皱了皱眉，心里施加了一个意念，忽然人们就看见那个年青人双手抱住头蹲在地上，大叫起来：“啊啊，疼死我了！疼死我了！”街道里的人们一惊，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见青山大师走到吴小玉身边，用手在她身上拍了拍，吴小玉忽然啊地叫了一声，眼睛转了转，大声地说：“啊，我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现在才回来？”说完跑走了。围观的人们惊讶地看着远去的女人，又看看青山大师，内中有一个人在体育场看到过青山大师，叫了起来：“这不是青山大师吗？”青山大师指着地上抱住头喊疼的青年人说：“以后要是再叫我碰见你欺负病人，我要叫你的头疼一辈子。医生也看不好。滚蛋！”青山大师喊了一声，那个刚才喊头疼的年青人站了起来，可等到他站起来后，他的头已经不疼了。

从此，青山大师名震小城。

青山大师的身影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远去了。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注意到了他，瞧着他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了才收回了目光。

这个人就是新任县长江如海。

第四章 县长江如海

新任县长江如海上任第三天，政府办主任韩兴国进来向他说，工商银行有一个信贷员有重要情况向他报告。江如海让他把信贷员叫进来。杜地进来了，坐在江如海办公室的沙发上，江如海望着这个满面愁容的年青人，说：“你有什么事？”杜地看着江如海，说：“我是工商银行的信贷员，我最近调查了一下西星汽车公司，发现这个公司的经理洪水鱼在利用破产搞逃债。他已经把破产前公司存有的 1200 万元抽逃了。我现在提出来，是想请县政府能出面追回这批资金。”江如海说：“按照一般规律，企业破产前所有的帐面资金都要冻结的，难道西星公司的帐面资金没有冻结吗？”杜地说：“我记得是冻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把资金抽走了。我问过工商银行行长丁大光，可他好像对我提的问题非常恼火，对我大发脾气。我作为一个信贷员，有理由让你知道这件事，并且为国家银行挽回经济损失。”

江如海说：“我是刚到任的，对于你反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但我对总体情况还不太熟悉，你得给我时间让我下去了解一下，你看行吗？”

杜地说：“这有不行的啥！你如果有哪些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了，我可以给你提供情况。我毕竟在县城里时间长了。”

江如海说，“你们银行是条条管理，你为什么不把问题向上一级银行反映一下呢？”

杜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向上一级反映有点不妥当，因为我怀疑他们是串通一气的……”

江如海看着这个年青人，不知怎么竟有一种可亲的感觉。他与他拉起了闲话，问他在银行里工作多长时间了，问他对全县经济的看法，问他现在市场上流通中的货币与商品的比例。杜地一一回答了。杜地走时江如海又对他说：“以后工作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了，需要帮忙的话，你尽可以找我。”杜地表示感谢。

42 岁的江如海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汉子，白净的脸庞使他看上去像戏台上的文弱小生。但他目光里的沉静与深邃又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江如海是目县人。1963 年出生于目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个教师，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江如海在家乡上了小学与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省农林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夫县农技站工作。他在农技站工作了七八年时间，在这里被提拔担任了副站长。后来一年金岭市政府招考公务员，他应考当上了市长秘书。他跟着吕恒市长工作了五年时间。后来吕恒调走时把他提拔到夫县担任了副县长。后来他在目县又担任了常务副县长。千乔县与目县是邻县。在他来千乔县之前，他就向一些在千乔工作的大学同学咨询千乔的情况，他们心目中的千乔县守旧势力猖獗，人们观念保守，民众爱告状。这些同学甚至劝他不要去千乔县了，最好能在目县提上去更好。可是这能由得了他吗？

江如海调到千乔县当县长之前，千乔县的县长是肖昌，他与县委书记车伦之间存在过节，外面盛传他们两人大搞不团结。千乔县的人们在下面议论时，都认为车伦要离开千乔县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舆论看，或者从县委书记与县长在全县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来看，车伦都稍逊肖昌一筹。车伦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外出引一次资，要花去千乔县人民的血汗钱几十万元。而肖昌却从未有此奢侈。相反，肖昌总是精打细算，把一分钱恨不得当作两分钱花。肖昌主管财务，所以车伦要报销时总是要肖昌签字，而许多时候肖昌却对车伦的报销拒签。肖昌这样办常常让人们感觉到他的胆子真大。是呀，敢于向县委书记叫板，这个人的胆子还

小吗？千乔县县级机关的中层领导与一般干事都在心里挺佩服肖昌的，觉得这人有水平，而且很正直，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人们大吃一惊：肖昌调到市上一个处级部门当领导去了。而车伦还是县委书记。车伦在肖昌走后显得更加踌躇满志，洋洋自得。肖昌走后不久，江如海从目县调到千乔县担任了县长。

这天上午，江如海没有坐车，与办公室主任韩兴国一起徒步绕着县城的马路转圈子，他们从县政府大院出发，先来到县城的南关，这里是县城的朝阳路，西宝北线从这里通过，一条朝阳路把县城与南关分开了。在朝阳路的十字路口，江如海停下脚步。一个年轻的交通警察正站在十字路口的岗亭上指挥南来北往的车辆，他的手势刚劲有力，身子站得笔直，在岗亭的下面，也站着一个警察在协助指挥。江如海站在公路一侧的路口那儿，默默地看着。后来他的目光投向南关那儿。一条宽阔的马路向南通了过去，在尽头可以看到一座钢制的高高的收费站。在马路两边是许多新建的楼房店铺，崭新的牌面告诉人们，这里的店铺，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

韩兴国说：“江县长，原来南关通往葵镇车站的公路在东边不远处，这里是县电机厂的车间。后来县城要建一条十字路，实行公路改道，前任县委书记硬是在电机厂的肚子里开了一刀，弄出了这一条路。”

江如海由衷地说：“这条路开得好，一下子使县城显得有气魄了。也整规了。”

“可是当时反对的势力大得很。县电机厂的全体职工集中到县委大院静坐，老干部也到市委反映，还有些老干部进京告状。有人给县委书记路明同志写黑帖了吓唬他，说要把他的心掏出来喂狗。可路明同志没有被吓倒，硬是在这里动了大手术，豁出了一条大道。当时反对他的人可以说是如过江之鲫，那个形势就是现在想起来也让人惊心动魄。”韩兴国停了一下，侧过目光看了一眼江如海，又说：“事情过了几年后，现在的人们却都在说路明书记有魄力，县城的十字路开通得好，为千乔县的人们干了一件大好事。就是当年反对他的人都在说他的好，好像他们当时都是站他一边似的。这真是奇怪的现象。”

“一点儿也不奇怪。可以说这是一条改革开放的规律。呃，那县电机厂现在生产情况如何？”江如海说。

韩兴国叹了一口气，说：“县电机厂从那以后就走了下坡路，又过了两年，就宣布破产了。但县电机厂破产的根子并不是因为修路把厂子一分为二了，那是大气候所致，并不怪路明同志的。”

江如海侧过目光看了一眼韩兴国，韩兴国觉察到了，笑了一下，解嘲地说：“我并没有替路明同志惋惜什么的，我只是说了我的内心里话。”

江如海笑了。

“你是路明提拔起来的，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韩兴国惊讶了，眼睛睁得老大。“路明给你说过？”

“我不认识路明。是你刚才说的话暴露了的。”

韩兴国越发惊讶了。“江县长你能当算命先生！”

“这叫心理分析与逻辑推理。你刚才提起路明时眉眼生动，而且你说的话也是替路明说的，如果你与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你是不会这样的。我联想到你现在的职务，年龄，推理了一下，我就觉得你的升迁一定与路明有关系。这不，你一下子就被我推断了出来。”

韩兴国的脸庞上浮现出一丝钦佩的神情。但他同时也觉得身子骨一阵寒冷。与这样的县长在一起共事，他如果老是用逻辑推理，你的什么秘密都可以说是不是秘密了。你的一切可以说都暴露在他的面前。

在他们前面转角的楼房廊沿下面，围拢了一群人在观看什么，不时地从人丛里传出一阵喝彩声，啊啊地惊叫声。江如海用目光望着韩兴国，似在询问什么。韩兴国笑说：“这是千乔县城的一个游疯子，他在唱一首老城歌。”